

# 集體安全運動與遠東

陶希聖著

中國新聞專科學校圖書館參考書

中國新聞專科學校圖書館



國際出版社印行

1253  
134-77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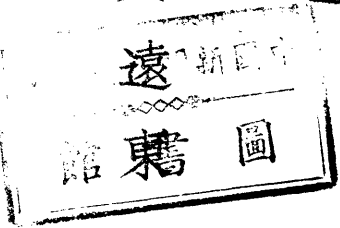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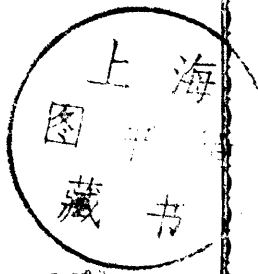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集體安全運動與

陶希聖著

國際出版社印行



~~1592166~~

集體安全運動與遠東 目次

日俄衝突的推論·····	(一)
捷克是怎樣吃了虧？·····	(六)
日本對英政策的變動·····	(九)
歐洲形勢的影響·····	(一四)
歐洲安定與中日戰爭·····	(二〇)
日本的南侵與反英政策·····	(二六)
歐洲的新均勢·····	(三〇)
外交的沉悶與活潑·····	(三二)

抗戰以來國際外交概述·····	(三六)
集體安全運動與遠東·····	(五四)
歐洲現勢與遠東·····	(五九)

## 日俄衝突的推論

——二十七年八月八日時事新報——

在英義協定簽字的時候，我曾經下了一個推斷，以為日本要向蘇俄取冒險行動。英義協定成立以後，英德談判就要開始。英義的關係，法義的關係，英德的關係，德義的關係，將織成一個蜘蛛網。這個蜘蛛網如果成立，日本在太平洋上，便要陷於孤立。義大利既與英國妥協，便不再在地中海上牽制英國海軍的東進。英國海軍將與美國海軍合作，在太平洋上向日本施用壓力。德國若與英或英法妥協，則蘇俄將無西顧之憂，而在西伯利亞向日本施用壓力。日本在太平洋沿岸各國壓力之下，將使軍事的成果，失敗於外交。自本年四月以來，日本言論界高呼「謹防英國的大包圍政策」及「一九四一至四二的危機」和「勝於軍事，敗於外交」不是沒有理由的。當然，日本不肯坐以待斃。日本如果要打破這由於歐洲安

定所構成的大包圍，必須乘歐洲安定的局面還沒有構成的時機，在東方取積極冒險的行動，與歐洲同樣需要歐局動搖的國家相策應，對抗英國或蘇俄。如果策應日本的國家是意大利，則日本可以南進對英。如果那與日本策應的乃是德國，則日本將要北進對俄。

這個推論發表以後，引起某派的攻擊。他們說這種推論是苟安主義，是想日俄戰爭以後，中國可以苟安不戰。我們認爲這樣的攻擊沒有絲毫價值，沒有理他。事到如今，日本向蘇俄的冒險行動已經開始了。現在我們只應注視事實的發展。我們要推論的是（一）日本爲什麼在這時候取冒險行動，（二）這行動是不是會發展爲大戰。

### 一 日本冒險行動的必然

由日本的雜誌報紙的記載及言論看來，本年三四月以前，日本的空氣是反英不反俄；三四月以後，是反俄不反英。在四月底五月初，日本的雜誌報紙用力討論蘇俄的政策轉變，用力記載蘇俄在西伯利亞東部的軍備的擴充。日本重要報紙記載西伯利亞雙軌鐵路之完成，軍用公路之建築，屯田之設置，保壘之林立，遠東紅軍數達百萬，飛機二千架，潛水艇

百餘隻，加倫將軍的軍權的提高；他們這種誇張的記載，在軍部統制之下，當然不是沒有意義的。其意義就是在轉移國際及國內視線於日蘇的衝突。

當時蘇俄真理報有好幾篇社論，對付日本這種宣傳。最重要的一篇曾登載於政論旬刊及文摘旬刊。大意是日本這種宣傳，乃是法西斯想把蘇俄拉入戰爭旋渦，英國保守黨也想捲蘇俄於戰爭之中，兩種反動派製造這種消息。真理報並力說蘇俄一貫的維持和平外交政策；說蘇俄如鋼鐵一般的鎮靜，任何國家不能引誘蘇俄作戰。還有一篇在中國沒有譯文發表。這一篇說：日本報紙屢次宣傳蘇滿邊境衝突，反動派的用意在轉移視線使從中國轉於蘇俄；蘇俄每一個士兵都能執行最高當局的命令，決不會還鎗以中反動派之計。

由於兩方的言論界情形，可以看出日本有意向蘇俄冒險，反之蘇俄則力持鎮定的和平外交政策。宇垣荒木板桓入閣以後，日本內閣親英反俄的形勢愈益趨於可能。宇垣池田是日本財閥的代言人；日本財閥不容日本久與英美立於對抗的地位。板垣荒木是反俄的少壯軍人的首領。這個內閣充滿反蘇俄的可能性。

在這個時期，歐洲的局面，是由於英義妥協而地中海風雲平靜，由於德國向捷克壓迫而東歐緊張。地中海風雲平靜，所以英國有在太平洋對抗日本的可能。東歐緊張，所以德國不得不結納日本以牽制蘇俄的西向。這時候，英法軍事協定成立，而德義軍事協定未成。德國免陷孤立，不得不進一步向日本表示好感。而德國所要求於日本的，不是侵略中國，乃是牽制蘇俄。日本如欲利用德國以打破歐洲安定之局，只有向俄冒險。在日本向俄冒險之同時，德國向捷克的飛躍必乘機再起。歐洲的局面，正可以促成日本親英反俄的政策。

## 二 日俄大戰的遠遠

然而要知道，無論日本以前的反英和俄，或近來的反俄親英，都是爲了制勝中國。因之，日本過去的反英，並沒有引起日英戰爭。這回的反俄，也不輕易引起日俄大戰。爲什麼呢？

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有一段說得好：「以中國之廣土民衆，數十年來與各國之經濟利益，已交織爲不可分離之網。日本之侵略，無論爲蠶食爲鯨吞，唯有使太平洋之國際均衡，不可得而再復。」這就是說，日本軍隊侵入中國愈深，佔領中國愈廣，則英、美



法、俄等各國，一方面感覺他們的經濟利益的喪失，一方面感覺太平洋上均勢之動搖，將促進將來的大戰。因之，英、美、法、俄各國乃至於德國在內，都忌視或憂慮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嚴重局面與不利影響。他們或埋頭擴大海軍，或積極增兵東亞。日本進攻中國愈深，日本受各國的壓力愈大。日本如欲從外交上收取軍事侵略的成果，勢必與英美求妥協。日本如欲要挾英美以促進外交的成功，又必須使美國孤立，英國不安。怎樣使英國不安呢？唯有動搖歐洲趨於安定的局面。怎樣動搖歐洲安定的局面呢？唯有向蘇俄冒險。

其次，日本如欲從外交上收取軍事侵略的成果，唯有使國際視線轉移於中國以外。這樣一來，歐洲各國都注視日俄事件的發展對於各自的影響。中國境內的戰爭，在各國心目中，轉成爲痺癢疲滯的事件。這樣一來，日本企圖於武漢失落以後，對中國取半軍事半政治的政策，可以在各國無暇過問之中進行。

因之，日本軍人對張鼓峯事件，張皇得異常，而宣傳得熱鬧。考其用意，仍在對付中國的戰爭，而不在於擴大日俄邊境衝突爲兩國的大戰。

## 捷克是怎樣吃了虧？

——二十七年九月廿五日政論旬刊——

一面準備戰爭，一面避免戰爭；這個原則，可以說明歐洲各國的外交政策與外交活動。列強的軍備天天進步，大戰常常有一觸即發的樣子。但是，到了要開炮的前一夜，甲國看看乙國，乙國看看丙國，丙國搖搖頭；無論怎樣嚴重的紛爭，一下子就從急性變成慢性。倘若有一個地方爆發了戰爭，那一個地方必然是抵抗力最薄弱的場所；戰禍老是擠到這樣的場所。無論受禍的國家怎樣期待着列強的實力援助，仍然是甲國看看乙國，乙國看看丙國，丙國搖搖頭。搖頭的丙國固然是要避戰求和；兩眼看着丙國，甚至於一口推責任於丙國之甲國乙國，何嘗不是避戰求和？假如你甲國是俠義，是好漢，你爲什麼要看看乙國？你爲什麼不卸下炮衣，裝上炮彈，打了出來？你難道不知今天的世界，有一個大國作戰，就可以把全世界

火藥庫燃燒？然而甲國仍然推乙，乙國仍然推丙。丙國一搖頭，於是乙國與甲國既不打仗，又成俠義。

已經打仗的中國，已經並且正在經歷這獨立的自力鬥爭的辛苦。還沒有打仗的捷克，已經並且正在打落門牙向肚裏吞。

無論捷克問題嚴重到什麼程度，歐洲還難有全面主力戰爭。正是因為各強國都避戰求和，所以德國的外交總是強硬到要開戰的前一夜；到了這一夜，德國也不再衝，英法的和平道路也就開了。當然，倘使兩方的軍隊都已動員，其中有一件偶然的接觸，就可以引起戰事；不過，避戰求和的國策，對於這一類偶然接觸，是努力防止的。如今不比歐洲第一次大戰的前些時。那時各國想打，現在各國不想打；各國不但不想打，並在努力防止着打。

這樣避戰國策，或者可遏止一時的戰禍，終竟不能解決問題。所以眼看將來，各國總不免於一戰；不過，各國的避戰國策，眼光也只在規避一時的戰禍。捷克如果開炮，捷克必亡；德國如果真打，德國必敗；英法如果作戰，勝了仍然吃虧。於今的大戰，沒有一國能夠討便宜。所

以，風涼者儘管風涼，挨罵的只好挨罵，仗是不打的。因之，全歐洲各國都看着英國，全英國都看着張倫伯；英國是最後搖頭的人，他只好挨罵，仗是不打的。

要說是主戰，並不是沒有主戰的國家。不過主戰的國家的主要政策，是你打我不打；倘如事情弄成了你打我也要打，那末，我也不打了。法國對德說，你如打捷克，我必定履行條約的義務；英國也說道，如法國打仗，英國必定要取一致行動。看來英法兩國聯合起來，可以打仗，德國自然不敢再動。可是，德國真的再動，不獨英國避戰而望和，法國一樣的望和避戰。法國並不因為他與蘇俄訂立過互助協定，就要變成了超過張倫伯以上的天國英雄。而且蘇俄如今並不是最後搖頭的國家。

於是捷克只好同意於英法的讓步方案了。不獨捷克與法國的互助協定不能保障他的國家完整，就是他與蘇俄的互助協定也不能有一點貢獻。大家也不必怪這個。原來甲國看看乙國，乙國看看丙國，而時局的前途就定下方向了。

## 日本對英政策的變動

——二十七年十月九日時事新報——

日本外相宇垣一成於六月十九日招待外國新聞記者，宣布他就任後的外交方針。他的外交方針最重要的是緩俄親英，他向英國聲明日本尊重英國在中國的權益。七月二十六日，宇垣與英國駐東京大使克萊琪舉行了第一次會談。九月末，正在歐洲局面嚴重的時候，宇垣辭去外相之職。十月三日，近衛兼任外相，這一天，報知新聞發表論文，說宇垣辭職是日本的新外交政策的開始，這個新外交政策就是永久廢除親英外交政策的原則。近衛就職外相以後，發表談話，說日英的談判將由外務次官與克萊琪接洽，如有必要，他本人也可以接見。近衛又聲明日本尊重第三國在華權益的基本政策並無變更。究竟日本對英政策是不是有變動呢？

中國一部分人士往往肯定英日的妥協，隨即指摘英國張伯倫的現實外交政策，好像英國天天在那裏幫助日本似的。其實，英日兩國在中國問題上沒有妥協的可能。過去的姑且不論，即在宇垣克萊琪會談之始，兩國之間便有一種不妥協的表現。在英國一方面，下院於七月二十六日，上院於七月二十七日，作熱烈的外交辯論，並以中日問題為中心，當時愛里朋克要求英國政府改訂一九一一年的日英通商條約，他說道：

「日本軍人的不假借的態度，是應加非難的。英國即使不直接加以干涉，但在華利益瀕於危險之時，英國當然有加以保護的權利。若日本對此採取不合理的行動，則英國縱不與日本構成軍事行為，當亦有其他可以採取的方法。英國本有在經濟上打擊日本的手段，日本對於英帝國全體的出口貿易非常之大，日本如不尊重英國在華利益，英帝國內各政府即用進口稅或其他方法，以減少日本的出口。」

英首相張伯倫當時在下院聲明：「借款以外的對華援助，正在考慮之中。」哈里法克斯外相也說明：「日本如不尊重英國權利之時，英國應當採取的手段，業已充分考慮。」

在日本方面，宇垣在他與克萊琪會談裏面，說明日本的根本態度道：

「日本對於英國在中國多年經營的莫大的資本所構成的傳統的利益，雖有十分尊重的意志，但日本現在以國民的血而保有中國擴大的區域，英國應認識日本以血在中國以內結成的新既成事實，而明白表示十分尊重的意志。」

當時宇垣克萊琪的談判因為兩國根本的要求不能相容，並不能夠順利進行。但日本的軍人對於宇垣已經不予諒解，一時日本國內攻擊宇垣的空氣甚是濃厚，宇垣在某處會加辯正，說道：「過一年或年半之後，大家當能了解我做的事情吧，大家說我不會幹外交，請大家給我以時日。」

在英國，要保持他在中國一百年的經營與四十萬萬的投資；在日本，要驅逐至少也要打擊英國在中國的權益，而獨佔中國的經濟利權。英國爲了他的目的，只得援助國民政府。日本爲了他的企圖，必須打擊國民政府。如果日本容許英國在中國的權益繼續保持，在日本軍人看來，他們的軍事行動不獨沒有意義，並且不能完成目的。如果英國退讓了他在中

國的權益，又何必與日本尋求妥協呢？因之，英國不能接受宇垣的根本態度的說明，而日本軍人也不諒解宇垣的親英政策。

正在英日會談不能順利進行的時間，歐洲的形勢緊張到備戰的程度。在日本，雖然未必參加歐戰，而欲藉歐洲大戰時期，取得他在中國的行動的國際諒解。但在軍人看來，日本再沒有親英和英的必要，於是日本軍人反對宇垣外交的氣餒，逼得宇垣稱病引退。還有，由於英法在九月底那時對德國的態度的強化，而國際聯盟行政院決定援引盟約第十六條，對日本實行經濟制裁，日本軍人對於英法當然大起反感，於是主張親英的宇垣只有求去了。

但是，不必等待一年或年半，只在一天之內，日本反英的氣餒就會減殺下來。歐洲的形勢很快的就緩和下來了，正如七月二十八日倫敦時報社論所說，「歐洲政局的小康，提供了再檢討英國在遠東的地位的機會。」日本澈底實施反英政策是不可能的。最可以使日本警醒的應當是美國政府對歐洲及東方事件的積極態度。歐洲政局如果真能小康，則英



國與美國合作以增加他在太平洋上發言的力量，是極爲可能的，所以日本的軍人雖迫使宇垣去職，而近衛仍聲明英日會談的再開。至於繼任外相近衛徵求佐藤與有田和齋藤的同意，他們都是通達英美大局，不能仰軍人的鼻息而自陷日本於孤立的人士。報知新聞雖透露了日本軍人永遠親德政策的意志，然而這個新外交政策是不是可行，確是很大的問題。

這個問題不是日本一國可以任意解決的，倘如歐洲的形勢可以安定下來，而德法與英義的妥協成立，則日本仍須與英國乃至英美折衝。倘如歐洲的局面，是張伯倫的完全失敗，德國義國的得寸進尺，則日本的反英政策當然抬頭而有力了。

## 歐 洲 形 勢 的 影 響

——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政論旬刊——

### 一 歐戰如起便怎樣？

歐洲的大戰危機，已於九月二十九日過去。回想九月二十九日之前那幾天，歐洲的戰事正到了觸發的關頭。遠在東方的香港上海都表現着大戰將起的現象。當時社會與政治的人士，大家都研究和討論歐戰爆發對於中國的影響，也還有重要人物發出了早熟的樂觀言論。究竟歐洲戰事對於中國有怎麼樣的影響呢？這個問題，現在雖已過時，仍有一答的必要。也正是因為這個問題是過去了，答案才比較可以自由說將出來。

自去年七八月以來，國人對於國際形勢往往估量得太多，有不少的人以為中國抗戰發展以後，蘇俄就打起來。蘇俄既打了仗，則德國必對俄用兵。於是乎法國打德國，英國打義

大利；於是乎德國敗了，義國敗了，日本也敗了。他們自去年到現在，總把列強看做兒童的玩具，兩邊的陣勢一擺，就可以打個落花流水；他們忘記了列強各自顧慮各自的利益，各自打算各自的和平。每有一件嚴重的事情發生，要把世界和平打毀，列強就是甲國看看乙國，乙國看看丙國，丙國看看丁國，丁國搖搖頭而大勢已定。各國都在準備作戰，然而各國都在避免作戰。如果這樣看法，即令德國打了捷克，法國出了大兵，義大利是不是就參戰，蘇俄是不是越過波蘭而作戰，英國是不是即刻全面動兵，都是問題。即令歐洲是一個大戰的局面，日本對於歐戰是不是參加，更是一個問題。我們知道的事實是義大利這回取的是調停的態度，並沒有動員，英國海軍動員還是很遲很遲的事。日本一面表示對於德國的同情，一面表示日本與德國並沒有軍事的約束，以求英法的諒解。假如歐戰大起，日本的政策是精神援助德國，實際却與英法美乃至蘇俄以外交手段求得他們對日本在華行動的諒解。總之，列強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打算，決不是兩條陣線一擺，就立刻動起干戈，他們只有乘了機會各向各自的目標邁進。

倘如我們還記得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以後，日本對華獨佔的企圖，就可想像到這回歐戰如果發生，日本仍然是不顧一切而專心對付中國。當然現在有和當時不同的處所。美國政府的態度積極，英法不會隨意拋棄東方的利益於日本之手。但是一時之間，中國必感受不少的困難，其程度與性質還要超過現時的處境很遠。

## 二 歐洲和局的影響

現在歐洲戰雲已過，這些困難自然不會發生了；但是急轉直下而將實現的局面，是今年四月間就有傳聞的英法德義四國協商。歐洲的安定，本有利於中國，不過四強協商的局面是不是仍然對中國有利呢？早熟的判斷是不易正確的。我們只可以拿日本在四月間英義談判時期及英義協定簽字以後的言論界的話，作一個推測的根據。

日本對於歐洲的局面，認為最有利的是義大利與英國在地中海上的衝突。日本自侵我以來，爲什麼對國聯對九海公約會議，以及對英國，強硬非常呢？他所恃的就是地中海上的風雲。只要地中海上風雲險惡，英國的海軍力量就不能安穩地開到太平洋。這時候，英美

的聯合或平行動作，就不易實現。四月十六日英義協定成立，五月以後日本的反英政策就改爲宇垣的和英政策。

日本由德國得到的只不過是精神的呼應。德國雖然可以牽制蘇俄對日本的行動，然而日本打的是中國，並不是蘇俄。假如德國在東南歐的活動不至於引起戰爭，則德國並沒有牽制英國在東方行動的地位，假如德國掀起了歐洲大戰，那末日本的政策剛才已經說過了。所以日本由德國得到的助力，遠不及義大利那樣切實。並且德國爲了牽制蘇俄，固然要和日本呼應，可是德國對於日本打中國，自始就不贊成。德國決不肯放棄他在中國的經濟市場，德國也不願日本借反俄而實際把力量來打中國。八月的日本言論界竟然有一種論調，很明白的指出歐洲如果安定，不獨英法美要聯合干涉中日問題，就是德國也會參加英法美的方面而共同對日本加以干涉。這種論調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至於英國，在中國有些人罵他的現實主義外交是妥協外交，但是日本對英國的現實主義外交並不是歡迎的。日本人認爲張伯倫也好，艾登也好，都不肯放棄英國在中國一百

年的經營與四十萬萬的投資。日本固然想利用英國的妥協性來解決一些小的問題，可是日本仍然畏忌英國在太平洋上與美國合作的進步。

歐洲安定是日本不喜歡的。日本對於四強協定也不喜歡。由蘇俄看來，英法德義的妥協有使蘇俄孤立的效用，所以左派認為這是英法對德義投降。但自日本看來，這是德義對英法的妥協，其效用是減少日本在歐洲的策應。日本喜歡歐洲局面不安定，決不喜歡歐洲局面安定。

### 三 中國會走捷克的路麼？

最容易聯想到的是英法與德義妥協，既把捷克的小民族區域斷送，也會把中國的某一部分斷送與日本取得和平。但是這個推論是太機械了，我且舉出中國與捷克不同的幾點來。

第一，英國在捷克沒有很多的經濟利益。捷克保全領土於英國沒有大利，反之，如因此而戰，便要捲英國入戰爭的漩渦，當然是有大害。至於英國如使中國向日本屈服，即是英國

拋棄他在長江及長江以南的全部經濟利益。反之，中國打了十五個月，並沒有牽引英國參戰。

第二、英國在太平洋上的行動，即不顧及蘇俄，也要與美國合作。美國的態度較強，則英國便不會輕易與日本妥協。

第三、中國獨立自主的決定，可以使英法美各國不致於輕易與日本妥協。同時日本獨佔中國的企圖，如不拋棄，則各國即欲妥協也不可能。

這樣看來，歐洲戰雲的過去，是於中國有利的了。這個國際環境雖不能幫助中國收回朝鮮台灣，然而日本想獨佔中國，也是不可能的。

(十月五日)

## 歐洲安定與中日戰爭

——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掃蕩報——

### 一 歐洲風雲的和緩

在九月底，德國、捷克、法國以及英國，都在準備動員，或已經動員備戰。這時候，我們中國有兩種觀念流行，以致一時言論界或推測歐洲必戰，或希望歐洲大戰。第一種觀念是純感情作用的，他們以為中國打了十五個月仗了，也沒有一個強國仗義出兵，倒不如一時之間各強國捲入戰爭的漩渦，至少也比現在痛快一點。這種純感情的觀念，並不問大戰是從太平洋起，或是從中歐方面起，也不問大戰參加的國數有多少，只是認定大戰起來是比中國單獨抗戰好些。第二種觀念是純宣傳作用，而自己又相信宣傳是事實的。自去年七八月以來，他們便把列強看做兒童的玩具，這些玩具式的列強可以由某方面任意擺佈，任意分割。



他們以爲列強是機械一樣，陣線一分，便打起來。他們以爲中國打仗，蘇俄必定出兵，俄既出兵，德國必攻俄國，法國必打德國，英國必助法國，義國必助德國，日本必與德義在一邊。其結果，一定是德國敗了，義國敗了，日本也敗了。他們又以爲捷克必戰，法俄助捷，英國助法，義國助德，日本助德，義打英俄。這種國際玩具論，到如今還支配着一部份言論界。

這種觀念，看不見歐洲的列強一面固在準備戰爭，一面却又避免戰爭。第一次大戰種下了許多不平的種子，而各國的發展又加上許多衝突的成份。他們爲了這些衝突，不得不加強軍備，以爲大戰的準備。但是大戰如開，則他們國土毗連，都是集中在現代的軍火之下，工業中樞以及軍事中樞與文化中樞，不免頃刻之間便遭毀滅。打敗了的國家固然敗亡，打勝了的國家也是破產。所以他們的對外政策，總是一面強硬到最後關頭，一面又留下和平的門徑。軍事外交並進，和戰雙舉，每一個大事件都是這樣處理的。只有國際玩具論者永遠希望陣勢兩分，槍砲齊發，並進一步把希望當做事實。此外各國的人士，無論是左派，是右派，是在朝，是在野，都知道大戰之端不宜輕開。平時也許有高調，到了最後關頭，無論是阿特里，

或是辛克來，也只有向出發到慕尼黑的張伯倫揮帽致敬。艾登的強硬政策也好，張伯倫的軟弱政策也好，都是爲了和平打算，不是爲了打仗着力。於是歐洲戰雲一旦過去，各國的現狀，仍然是一面備戰而一面避戰，仍然是一面強硬而一面和平，仍然是軍事外交並進，仍然是和戰雙舉。

## 二 歐洲新均勢的前途

爲大局求和平，就是爲本國求和平。但在各國矛盾衝突之中，怎樣求得到和平呢？

在英國，他希望歐洲大陸的列強能夠維持均勢，他就可以求得本國的和平。第一次大戰以後，英國爲了大陸均勢的保持，常常提攜德國，使他從凡爾塞條約之下漸可自存。德法均勢，是歐洲和平的所在。後來，德國的力量大起來，而蘇俄的建設也有成功，於是英法相結，而使德俄相互之間保持均勢。這是英國的政策。反之，俄國的希望是英法一邊而德義一邊，相互爭持，而後蘇俄可以高枕於東北歐洲。因之，英法與德義相爭，則俄國安穩；英法與德義妥協，則鬥爭將轉到東歐，爲蘇俄所不喜。

歐洲的時局，不會發展爲世界大戰，也不會停滯爲長治久安。小康之局爲英法所尋求，危險之局爲德義所欣幸；只要看鬥爭是在德法之間，或是在德俄之間。英法的結合在緩和西歐，西歐緩和則東歐緊急。蘇俄的政策在緩和東歐，爲緩和東歐則英義在地中海與法德在萊茵河的衝突爲必要。希特勒自進兵萊茵河以後，便把鋒芒向東歐轉，就是利用英法安定西歐的要求的。英法對德的放鬆與牽就，並不是縱容德國進攻蘇俄，不過他們運用俄德相持的局面却是有的。

### 三 歐洲小康與中日問題

歐洲的局面與太平洋的局面是息息相關的。中國的抗戰，對於歐洲和平有很大貢獻。同時，歐洲的和平，也有利於中國。

回憶七年以來的歷史，日本對於中國的進取，總是在歐洲局面混亂的時期。在歐戰以後，凡爾塞系統諸國與反凡爾塞系統諸國的鬥爭，再加資本主義諸國與世界革命的蘇俄的鬥爭，還有英美在世界經濟上的衝突，予日本以佔領東三省的機會。義大利乘英法不一

致的時機，征服阿比西尼亞，引起地中海的英義衝突，又予日本進取華北的機會。反之，中國對日本的抗戰開展以後，歐美各國的矛盾減少。如英美的商約談判與海軍合作，如英法的軍事同盟，或多或少受了中國抗戰的影響。由此而成的歐洲小康，又對中國有重大影響。

首先是英義在地中海的鬥爭自今年四月以後，漸有緩和的形勢。這回義國實行撤退西班牙的志願兵，表示英義協定之實行非不可能。這個緩和，就是說義國不再牽制英國在地中海上的海軍行動，也就是說英國在太平洋上發言的權力加大了。

其次，美國對歐洲局面的積極政策，使我們知道美國對中日問題的政策更爲積極。九月底，歐洲戰雲緊急，英法等國在遠東的利益便有委託美國維持的形勢。英法美的合作，使日本大受牽制。現在歐洲戰局不起，英法在東方的力量加大，則英美的合作自然更是加強。這是有利於中國的。

歐洲和戰對遠東的影響，由日本外交政策的動搖，可以明白看得出來。宇垣外相是主張親英的。在九月底，歐洲緊急了，日本軍人以爲親英政策可以永久廢棄，於是逼走了宇垣。

殊不知字垣方去，而歐局緩和。近衛兼代外相之時，又不得不宣布外交政策並無變更，英日談判可以由此繼續進行。日本外交政策隨歐局而動搖，可見歐洲大戰於我不利，而歐洲和平是有利於我了。

當日本外交政策動搖之時，中國的外交政策是確立不移的。中國政府深知列強利害錯綜，並不是陣勢一分，干戈便起。中國政府抱定「不存僥倖之心，以成倚賴之習」的見解。無論歐洲局面如何，中國仍本於獨立自主的精神以定策略。這種堅定不移的政策，是國際玩具論者以及投機取巧之徒所不了解的。

## 日本的南侵與反英政策

——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中央日報——

在中國，有一部分人爲了離開中英兩國的友誼，常常宣傳英日妥協論。他們以爲英國是在與日本尋求妥協，而斷送中國的領土與主權。七月以來，日本外務大臣宇垣與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的會談，更使他們反英的宣傳加強加緊。

這種反英宣傳，另有他們的目的，姑且不論。現在且說日本的言論界，也是反英的。自今年六月到九月底，日本的外務大臣宇垣雖力主親英，但是日本的言論界很少有人認爲日英可以妥協的。尤其是軍人方面反英的態度，可以從言論界的說話看將出來。日本雜誌文藝春秋十六卷十五期宇佑美實批評宇垣克萊琪會談的話是這樣說：「英國在華利權是莫大的黃金的積累。日本所造成的既成事實乃是國民的血的結晶。所以日英會談就是金

與血，金的外交與血的外交的決戰。日英會談，要把日本導入當前的陷阱；這不但是宇垣外交的失敗，也是日本大陸政策的失敗。」

九月二十六日大阪每日新聞發表上海特派員田知花的電報，裏面有一段說道：「英國之支持國民政府，過去的許多事實，以及事變以來英國的態度，可以證明英國政策，很明白的與日本對華戰爭之正道完全背馳。……在英國看來，日本尊重英國在華利益，是英國當然的權利。在日本看來，既要尊重英國在華權益，又要維持國民政府，則日本在中國戰場，果不是盡付東流了麼？」田知花的電報又說：「事實上，不但英國，便是各國也都是不願承認日本在華的戰事所造成的現實。日本賭其有史以來的國力，以從事一戰。日本如還在夢想與平時一樣，以協和外交的政策得到解決，決不可能。日本對於那些妨害日本對華戰爭的國家，若不以獨立的態度以處之，徒然暴露日本的軟弱無能。」

言論界這樣的批評宇垣的親英政策，已可見宇垣外交不能夠繼續下去。在最高的五相會議的裏面，親英反英的政策也在激烈爭持。九月十六日及十七日東京讀賣新聞記載

「日本政情」有這樣的幾段話說：「近衛內閣大改造以來，以新的形式而出現的五相會議，主要的是由於近衛與坂垣二人發動……坂垣陸相年紀最青，賣弄能幹，與宇垣作對等的爭論。尤其關於對英蘇問題，展開了白熱的論爭。」又一對蘇關係，張鼓峯事件以停戰協定及勘界委員會而閉幕，已造成了緩慢的安定狀態。對英問題自不能不以一個支配國內政局的提案而登場。坂垣的長期戰爭與長期建設的理論，與宇垣外交的吻合點又在那裏呢？」

九月底，歐洲的局面緊張到開戰的前夕。在日本軍人看來，日本可以不必緩和英國；於是反英政策抬頭，而宇垣去職。隨着宇垣一派的親英政策的失敗，而日本對於中國南部的軍事侵略戰便開始了。

日本的南侵，當然是對英國的打擊。去年十二月底，日本就有南侵的企圖。後來因為英國要調遣兵艦東來，日本恐怕引起日英的衝突，就中止了。以後日本緩和了反英的態度，接着便是宇垣的登台。現在，這支配日本政局的對英政策，已有鮮明的轉變。這個轉變，表示了



坂垣的「長期建設論」支配了日本的政局。

外交政策不是一國任意樹立的，外交政策須以國際環境爲轉移。日本在歐戰將要爆發的時機，改取了反英政策。殊不知宇垣才去，歐洲局面便緩和下來。日本南侵，正在歐洲將有小康局面的今日。這個侵略，必引起今日以備戰而不恤一戰以保和平的英國、法國以及美國強烈的反應。這有力的反應，將使日本軍人領受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教訓。日本的反英政策仍不能貫徹始終，是可以斷言的。

## 歐洲的新均勢

——二十七年十月時事月報十九卷五期——

蘇俄的外交政策，是依據英義的鬥爭與法德的鬥爭，而促成英法一邊與德義一邊的對立，名之曰兩大陣線。

英國的外交政策，在先是由法德的均勢以取和平，在現在是拉住法國而由德俄均勢以取和平。

如果英法與德義永久衝突下去，則蘇俄的陣線外交成功。反之，如果英法與德義不相衝突，而其間有錯綜的關係發展，則英法的均勢外交勝利了。

如今義英的鬥爭早已緩和下去。而德俄鬥爭的形勢激昂。德國要拆散捷蘇的協定，由英法德義四國來保證捷克的存在（蘇台德區劃歸德國以後的捷克的存在），這是說德

國今後向東而不向西。英法的外交政策是在成功的途中。張伯倫的蜘蛛網政策，即英義法德的四強之間使各成立協定以維持均勢的政策，是在成功的途中了。

除非德國打仗，這個趨勢是很顯明的。然而德國打仗頂多不過是百分之十的事情。德國對英法的捷克問題方案，一定是接受的。如果可以使戰機緩和，英法對德國的意見，一定是可以讓步。至於意大利，口頭助德，手裏助英。他取一個調停的態度。

假如英法德義的協商成立，則歐洲中部與西部可以安定，而東南歐的問題就要多起來。事情是漸漸走到蘇俄頭上來了。所以蘇俄對四巨頭商會不很喜歡。而左派對張伯倫的咒罵是要繼續下去的。

然而這不過是德蘇的均勢的發展，並不是英法德義對於蘇俄有進攻的諒解。英法決不會放棄蘇俄，尤不會與德義共同進攻蘇俄。不過，德俄之間多事，則英法的形勢可以安穩下去，這和英法與德義之間多事，然後蘇俄可以安穩是一樣的。

各打各的算盤，本沒有什麼奇異。

## 外交的沉悶與活潑

——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政論旬刊——

在武漢廣州失陷以後，朋友們感覺到國事的艱難。在國事艱難的今日，大家更注意國際與外交。今日的國際外交偏偏又極爲沉悶。

今日國際外交的沉悶，是當然的。如果要怨今日沉悶，試問什麼是不沉悶？中國已經打到如今，要不沉悶，除非有兩種國際的行動發生：第一是有了幾個強國動員或參戰；第二是有了幾個強國干涉或調停。說到強國參戰，在去年八月到十二月之間，所謂蘇俄出兵的宣傳，宣傳得大家眉飛色舞。後來蘇俄的命令來了，宣傳者也就不再宣傳；他們不獨不再宣傳，並且反轉罵那說蘇俄出兵的人是日本人、德國人。從此以後，強國參戰的話就沒有人敢再說了。何況在事實上並沒有何國動員參戰，當然只有沉悶。說到調停，照今日流行的口號標

語來看，中日的戰事只有兩種結局：一個是中國兵打到日本的北海道；一個是日本兵打到帕米爾。日本亡了，調停什麼？中國亡了，又調停什麼？調停既在所不許，那也只有沉悶了。何況在事實上並沒有何國調停，即令有些國家萬一來調停，也是決定不能成功的。所以國際外交的沉悶是沉悶定了。

中國的抗戰，只有單獨抗戰的一條路。從去年八月起，一直到現在，我們說也不只說二十次。在世界列強都竭力避免戰爭的時期，中國抗戰只有獨自的進行。這是定命，無可補救。因之，抗戰建國綱領外交篇的第一句話，就是「本獨立自主的精神。」獨立自主的精神就是根據單獨抗戰的事實而來的。中國抗戰既注定了是單獨抗戰，外交自然是沉悶多而劇變少了。

即令有打破沉悶的國際事件，又於中國有多大的實益呢？各國爲了中日問題，開了多少回的會議。有國際聯盟行政院會議多次，有國際聯盟大會二次，有二十三國諮詢委員會一次，有九國公約會議一次。每次會議的決議，把好聽每名詞都用完了，把公約的條文又都用

完了；然而實際的情形並沒有變更。那沉悶也只有沉悶定了。國際會議並不能打破這命定的沉悶。

如果說英法德義四國的妥協是國際的沉悶局勢，那末要知道，這種局勢由來已久。今年一月五日，我在武漢大公報掃蕩報上發表了一篇國際形勢的變與不變的論文，已指出集體安全已趨破壞，代之而起者，是蘇俄的孤立，英法德義的接近，及太平洋上英美的合作。自此以後，雖有德國併吞奧國及控制捷克所引起的大戰風雲，但大戰終於不起，而這種局勢終於成熟。要說這種局勢可以樂觀，早該樂觀；要說這種局勢可以悲觀，早該悲觀。樂觀悲觀不自今天為始。

然而依我看來，國際的沉悶之中，早有活潑的前途，不過這活潑的前途，不是強國要參戰，也不是強國來調停。這活潑的前途乃是國際的形勢，決不許日本獨佔中國。中國在這種國際的形勢的裏面，本於獨立自主的精神，必有獨立自主的存在。

自一九〇〇年以後，中國生存於列強均勢之上，凡三十年。歐戰之中，均勢幾乎破壞，後

來華府會議，始行恢復。九一八以後，太平洋的均勢開始破壞，直到今日，已將完全毀滅。

今日歐洲稍得小康，於是英法美三國一致重新向日本提出門戶開放的爭議。這個爭議就是各國爲了恢復太平洋均勢的準備工夫。其趨勢將以華府會議一樣的太平洋國際會議爲結束。而九國公約將代以太平洋國際新公約，再建起各國的勢力均衡。

自五月以來，日本已高呼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的危機，日本已感覺其一勝於軍事而敗於外交的結果，日本斷不敢以亡國條件加於中國，日本更無力收拾中國的戰局。在軍事上，日本已陷入英法俄的包圍，在經濟上日本將落在英美金融資本的控制。日本今日的苦悶並不下於中國。中國的苦悶在於如何支持戰局，日本的苦悶在於如何結束戰局。

在就國際大勢而高遠一點觀察，中國獨立自主的存在不成問題；今的日問題只是如何支持到太平洋均勢再建的時候。

## 抗戰以來國際外交概述

——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在昆明西南聯大講——

### 一 前言

我和北京大學的歷史關係，是密切的，是長久的。我與清華大學有四年的聘約，我去過南開大學三回，每一回都有二小時上下的演講。自去年蘆溝橋事變發生，南開首先被炸，北清華也不能在北平開學，三個大學，由平津到長沙，由長沙到蒙自昆明。我和三個大學別離一年多了，中間屢次想回來，教點功課，總不能夠如願。在患難最深的時期，與三個大學有深長關係的教授，竟不能回來看看，在我的感情上是很難過的。現在居然抽一個空回來一下，感想當然很多。回想三個大學在平津的時候，那個原狀是很難恢復的了。我們既已離開了平津，再想找平津那樣的地方，繼續平津時代那樣的情景，一樣是困難的。如今我們能夠



得到昆明這樣的環境，能夠開教室，開宿舍，一樣的講學，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我看見這樣的情形，一面難過，一面喜歡。

現在是一個長久奮鬥的時代。像從前平津時代那樣的安逸，是不會再有的。從今以後，我們要打斷「一勞永逸」的觀念。中日戰事無論是戰是和，以後必定需要我們長期奮鬥下去。淺一點看，今後中國有兩條路，一條是滅亡，一條是復興。但是大家要知道，滅亡與復興兩極端之間，還有很大的坡度。從滅亡到復興兩時期之間，還有很多的波折。現在的國際環境，是可以亡國的。阿比西尼亞、西班牙與奧大利、捷克，都已亡或將亡，中國也並不是天生的例外。九一八事件、一二八事件、長城事件、蘆溝橋事件以後的損失，都只是損失，並沒有機會即刻恢復回來。列強瓜分世界，第一次影響中國是在一八九五到一九〇〇年。那一回中國沒有瓜分，是由於英美的門戶開放政策。自一九〇〇年以後，中國依賴這個國際的政策，沒有滅亡。第二次影響中國的世界分割運動，是歐洲大戰。這一回中國遭逢了「滿蒙除外」及二十一條件的壓迫。這個危機，在華盛頓會議裏面挽救了一大半，中國又沒有亡掉。九一八

事件又開始第三次分割的影響。這一回中國仍舊能夠不亡嗎？即令不亡，從不亡到復興之間，還有許多的坡度，許多的波折。在這樣多難的中國裏面，大家能有今天這樣的生活和學業，已經是不可再得的了，更談不到恢復平津時代的生活和學業。

現在開始講述抗戰開始以來國際外交的情形。從開戰到現在，可以分成三段來講述：第一段是去年八月到十二月；第二段是今年一月到五月；第三段是今年五月到現在。這樣的分段並沒有十分了不得的理由，不過講述起來是很方便很自然的。

## 二 第一期

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八月十三日，上海戰爭開始。從七月七日到八月十三日之間，各國——連日本在內——都認為這事不至於擴大。因之，這時期，國際外交沒有很顯明的事件可以說明。上海戰事爆發，各國受到的影響就擴大起來了。中國的全面抗戰開始發展，日本也知道事情不容易結束了。

日本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屢次想及早結束軍事行動。七月十一日及十九日，冀察

當局與天津駐屯軍之間，曾兩次簽字於停戰的條件。中國方面，雖有作戰的決心，但在最初也，不期望事件的擴大。七月十七日牯嶺茶話會席上，蔣委員長有一個演講。他的大意是說「大戰之端不輕開，大戰一開就不能中途妥協。」他的方法是一應戰不求戰。」

上海戰事爆發之後，戰局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日本方面，屢次申明不擴大方針，但實際已不能夠懸崖勒馬。在中國，政府裏面也有打三個月再說的話，但實際上戰事已不能及早收束了。

有關係的列強的情形又怎樣呢？駐中國的英大使與他的中國朋友談話，不希望中國開始戰爭。法大使的私人談論，以為法國割讓亞爾薩斯、羅蘭於德國之後，埋頭苦幹，不說一句話，四十年之後，把失地收回。中國人現在是三分準備，七分宣傳。他們兩國的外交官都認為國際情勢不利於中國作戰，要戰至少須待兩三年以後。等到上海戰事發生以後，英法等國尤其是蘇俄，在外交上都很有活動。蘇伊趁這個時機，與中國訂立了互不侵犯協定。只有美國沒有積極的動作。美國政府會暗中向中國表示道：「像日本這樣，除了施用實力加以壓

迫之外，說話是無用的。美國的國策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有了戰事，都不參加。德國近年來與中國的商業關係至為密切，爲了牽制蘇俄，他與日本雖有文化協定，但對中國，他不希望日本施用軍事侵略。中國的軍火方面，德國供給佔百分之七十以上，惹起日本屢次的抗議，德國的國防部置之不顧。意大利與中國國交沒有別國那樣的好，但在這時，中國空軍方面還有意國的人力和物力參加。總之，在抗戰最初期，各國都或多或少寄與同情和幫助，不過確實的進一步的助力是沒有的。

九月間，國聯大會及國聯行政院開會。中國堅決的要提出盟約第十一、十二、十五、十六、十七各條。國聯祕書長向我們的代表說道：「如以公的資格來說，我對於中國提出這些要求，不贊成也不反對。如以私的資格來說，中國最好不要提出，等到大會已開之後再相機行事。」中國竟然提出盟約第十一、十二等條，把十六條、十七條的要求攔起。當時國聯的顧慮很多，最重要的是：

(1) 國聯對於經濟制裁是「談虎色變」。國聯對意大利議決過施行經濟制裁，結果

是威信失墜。這時候，世界各國明白反對經濟制裁的更是不少。還有德意日等國又已經退出國聯了，國聯的權威遠不及意阿戰爭之時，又何敢再談經濟制裁？

(2) 認定日本是侵略國，這樣的議案是不難通過的。但在他們看來，如承認日本是侵略國，就是承認中日衝突是「戰爭」。這樣的一「戰爭」的承認要發生許多效果。如美國必須施行中立法，及日本對於運輸軍火到中國來的船舶，行使交戰國的權利，可以加以搜檢。這對中國，沒有什麼好處。

這時候，國聯爲了中日問題正不能夠下台。適逢美國大總統在考慮了許久之後，從支加哥發表一個驚人的演講，指責侵略者不遺餘力。於是國聯把中日問題一案推到含有美國在內的諮詢委員會，再從諮詢委員會推到一個九國公約簽字國的會議。

在九國公約會議將要舉行的時候，意大利勸告中國的使者，以爲中國如倚賴英法等國，必致失望，不如請德國試探日本的條件，以和平談判解決中日問題。果然德國駐中國的大使在九國公約會議正在開會的時候，向中國當局作第一次的和平試探。當時英美法等

國很怕中國在會外接受調停，但會內的援華方案任何具體的東西都作不出來，歐洲各國把責任推到美國，美國又不能接受。蘇俄則獨唱高調，不參加具體的決議。於是九國公約會議沒有任何具體的議案，宣告休會。

自七八月以後，一些人總相信，中國一打，蘇俄就會打起來。於是乎德攻蘇，法攻德，英助法，意幫德，美幫英法。於是乎德國敗了，意國敗了，日本也敗了。第二次凡爾賽會議時，中國得以戰勝國而榨取許多有利的條件。這種連環砲的世界大戰論，在當時很有力量。同時又有一派的意見，以為中國的作戰，終於是單獨的。蘇俄顧忌他國內的內爭，顧忌他東西兩邊的德日聯盟。他的黨是在宣傳蘇俄出兵，他的政府始終沒有說過出兵的話，祇是說中日問題的關鍵在英美。蘇俄不為中國打仗，是明白的事實。至於德意所謂「反共」，實際是對抗英法的。英法德意的鬥爭，正是蘇俄安全與和平的條件。德俄的戰爭絕不是必發的。再就國際條約關係而論，法蘇互助協定本沒有什麼力量，且效力限於歐洲。日德同盟則不限於歐洲。蘇日戰爭，德國有助日的義務，法國却沒有助俄的義務。因之，蘇俄論當局及駐華外交人員

屢次申明蘇俄只能與英美法一致行動，而不能有超過英美法的單獨行動。

在十一月，我發表一篇論文對蘇俄的熱望和失望，取了第二種見解，引起了許多人的攻擊。但是時間的經過，證明我們的見解不差。自蘇俄現任大使到中國（十二月底）以後，蘇俄出兵之說也就匿跡銷聲下去了。

這個時期，日本保持所謂「不擴大方針」。各國也不願中日戰事擴大，努力於調停與和解。當時，有些人預料，北方戰事打到河北南境，淞滬戰事打到淞滬協定的界綫，就會有講和的事件到來。德國第二次第三次的調停，（只可以說是傳達日方的條件），果然在南京失陷以前，及南京失陷以後的短期間內，兩度發生。詳細的情形在如今是必須保留起來，不可宣露的。

### 三 第二期

說到二十七年一月到五月的情形，與第一期是不同的。第一期的特點是各國都希望中日戰事不擴大（除蘇俄以外），而努力於調停或和解，就是日本也保持所謂「不擴大

方針。」這第二期的特點是中日戰事逐漸擴大，逐漸延長。各國也放棄調停和解的活動。第一期國際活躍的狀況，到這時候一變而為沉寂的狀況。

二十六年十二月底，從外交情報裏，我們已經知道今年（二十七年）四月間，歐洲的局面有重大的變化。一個是德國在中歐的舉動，一個是英意的戰爭或妥協。到了二月，希特勒改組德國的國防軍，把國防部長伯倫堡免職，把國社黨插到國防軍裏去。接着來的，就是德國併吞奧大利。再接着來的就是英意談判，在四月間簽字。由於英國首相張伯倫主張即時與意大利談判，英國外相艾登解去外交的職務。再接着就是捷克問題發展，而為五月和九月的兩度大戰危機。

這一時期，國內討論國際問題的人們，集中於兩個重大的焦點。一個是英意談判的成否及英國的綏靖政策的效果問題，由此而討論到歐洲和戰對於中國的利害問題。一個是蘇日戰爭與否的問題。為了明瞭當時的國際狀況，最好就把爭論的內容加以敘述。

日本拒絕參加九國公約會議，日本的國際政治論者認定是由於地中海上及西班牙



沿海一帶英意的衝突強烈，給日本對於中國的戰事，以很大的幫助。英國政府採取德意分別談判的政策，企圖安定歐洲。假如歐洲安定政策有些成就，中國受的影響是利還是有害呢？在中國國內，一派以為有害，一派以為有利。以為有害的人們，說是英國對德意妥協如果成功，勢必再對日本妥協；英國對日本妥協，自必以中國的利益為犧牲品。以為有利的人們，說是歐洲安定，英國就有餘力在太平洋上發言；英國在太平洋的外交活動，決不會不與美國合作；英美合作以對抗日本，必可使日本讓步，而太平洋的和平與安全就可以恢復。前一派的人希望英德、英意的妥協不成，因之他們便認定英德、英意的談判事實上不會成功。後一派的人主張中國贊助英國安定歐洲的政策，也就認定英德、英意的談判有成功的可能性。

我們要判斷這個爭論的是非，最好是參考日本國人士同樣的討論。日本的國際外交論者大抵認定歐洲安定不利於日本。四、五、六這三個月中，日本的雜誌報紙提出三個論點：一個是日本「勝於軍事，敗於外交。」這是說日本將繼中日甲午之戰的先例，在軍事上打

勝了中國，在外交上遭遇了三國干涉還遼的國際干涉。這回大戰，其結果將不免在英美法（甚至德意也在其內）等國之前，作外交及經濟上的大挫折。一個是嚴防英國的包圍政策。這是說英法德意的協商如有成就，則日本陷於國際孤立的境遇。張伯倫的現實主義外交，對於日本，是更危險更厲害的。一個是一九四一至四二的危機。這是說日本的海軍將於一九四一至四二年受到英美兩國大海軍計畫的壓力。

我們參看了日本言論界的觀察與研究之後，就可以判斷歐洲安定是不利於日本，也就是有利於中國的。為什麼國內有不少的人反對這個論斷呢？這是很容易明白的事情：英法德意如果妥協成功，則蘇俄就陷於孤立而受侵的地位。蘇俄期待英法一邊而德意一邊的兩個集團的鬥爭，使禍患常在於中西歐洲。英國以至於英法兩國則期待與德意妥協，其結果德意兩國如再向外，則禍患乃在於東歐。所以蘇俄一系的人士反對張伯倫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因為這個政策將引起蘇俄與德國的鬥爭，而英法兩國坐收漁人之利。中國國內當然不少這一系的宣傳。

四月間歐洲局面緩和。日本一變其反英政策，而採取對英談判的政策。宇垣一成入閣受任外相，不是偶然的。這中間，雖然五月間歐洲因為德國壓迫捷克政府，要他們允許蘇台德區自治，一度嚴重起來，但戰戰爭的風雲一會兒就緩和了。

說到蘇日戰爭的揣測，這與歐洲一般局勢問題有密切的關係。二十七年十二月間，英國改取綏靖政策，蘇俄國內同時就發生外交政策的辯論。在最高蘇維埃大會席上，求達諾夫痛擊李維諾夫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久以後，又有斯塔林公開答覆伊凡諾夫的信。這封信內，指出蘇俄社會主義的成功，必須打破資本主義的包圍。這裏面沒有提到什麼陣線。這很明白是看出英法德意的鬥爭將要緩和，而禍患將發於東歐。蘇俄漸漸要陷於孤立，不得不加強海陸空軍，不得不預備對外政策變更的地步。二十八年二月至四月，英意、英德、德法、法意各項談判，果然次第開始。李維諾夫的和平外交很顯然是要失去地位了。於是蘇俄在西方失去的東西，不免要從東方彌補起來。假如中日問題隨歐洲安定而和平解決呢？假如日本乘蘇俄孤立而對蘇強硬呢？蘇俄當然不得不加強其遠東政策。於是蘇日的戰爭之說一

時「甚囂塵上。」在中國如此，在日本亦然。日本的報紙，長篇的記載蘇俄在遠東的軍事設備，尤其引起我們中國人士的過敏的感覺。

當時我的見解，很確定的判斷蘇日之間不會有戰事起來。理由仍然是蘇俄內部的不安，對外的孤立。東西兩邊作戰是不利，何況蘇日戰爭遠在距離蘇俄心腹部幾萬里以外。

如上所述，這個時期，歐洲的風雲不定，沒有餘力理會中日問題。但在風雲不定之中，大體趨向於英法德意四強的妥協與蘇俄的孤立。因之，中國的國際外交形勢反有好轉的樣子。在外表上，國際局面之於中國，好像重慶的陰霾天氣一樣，沒有昆明這樣的天朗氣清。但在實際上，反比第一期表面熱鬧而裏面渙散不同，這時期表面沉悶，裏面却漸有好轉的趨勢。

#### 四 第三期

五月初，捷克動員二十萬人，德國動員十七萬人，大戰就在眼前。不久以後，法國的動員令準備好了，英國與法國取一致行動的通知到了德國的外交部，德國的態度就緩和下來。

八月間，德國舉行大操。捷克在極度壓迫之下，當然期待英法的援助。九月的下旬，英法正式通知捷克，英法爲了一般的和平，不能開戰；同時又警告德國，如採取軍事行動，英法必一致行動。七十老翁張伯倫兩次入德，釀成九月末的明興會議。

九月間，國內又起了劇烈的爭論。一派以爲歐戰必起，歐戰起來是有助於中國的。一派以爲歐戰仍然不起，假如起了，是不利於中國的。要知道德國不敢作戰，英法也不敢作戰。德國的銅鐵、食糧乃至汽油，都還不能夠自給。英法的空軍不及德國的精銳。一朝戰事爆發，沒有一方不吃虧，沒有一方不殘破。德國不過利用英法不敢打仗以爲外交冒險。英法也利用德國不敢作戰，一面動員，一面讓步。

五月末，歐洲局面緩和。於是有日本與英國的談判。六月間，宇垣破例招待外國記者，表示他緩和英日關係的方針。七月間，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與宇垣作外交的會見。英日談判正在若斷若續的進行，而九月事件爆發。一時日本軍部及言論界轉而攻擊宇垣的親英政策，甚至主張「永絕親英外交」。於是十月初頭，宇垣去職。日軍竟取南進政策，侵入廣州。恰

巧在日本對英政策改變的時機，歐洲局面又緩和下來。於是英法美三國送出了門戶開放的通牒。有田八郎又以一面加強日德意軸心，一個調整英法關係之混合外交政策，入閣擔任外相。

國聯在九月的行政院會議裏，議決了適用盟約第十七條於中日問題。根據這一條，國聯邀請中日雙方到會調解。中國當然到會，日本拒絕了。依第十七條的規定，盟約第十六條是應當適用的。國聯也通過了適用第十六條，但決定的是各國任意實行經濟制裁。這樣一來，盟約第十六條的援引等於無用。

國聯是沒有權威的組織，只可作為國際宣傳的場所。實際對太平洋上中日問題有影響的，仍然是英美法的合作。十一月三日日本的近衛演說，高唱東亞是東亞人的東亞，並表示日本希望與中國之間，和平結束戰局的意嚮。十一月六日以後，英法美三國相繼提出門戶開放的通牒。依十一月八日同盟社消息，有田的政策是：（一）日本對於門戶開放原則，如限於經濟的意義，可以考慮。但英法美須對日本在遠東的政治地位加以承認。（二）關於中

國的建設，歡迎各國的人力、物力、智力的合作。這就是說，日本要英美法承認日本在東方的政治特殊地位，以爲門戶開放的交換條件。同時日本歡迎英美法各國對中國的投資。

中日兩國經過一年半的戰事，雙方都有困難。日本的困難在如何結束戰事；中國的困難在如何支持戰事。在這種情形之下，英美法三國的通牒以及日本對於三國通牒的答覆，實際是太平洋均勢破壞以來再建的開始。從今以往，這樣的交涉可以發展爲華盛頓會議一樣的太平洋國際會商。這個會商不一定取國際會議的形式。或者英美法日各國以蜘蛛網式的分別談判，或者各國取明興會議式的談商。中日戰事的結束或許就在這裏了吧！

中國支持戰局的困難是大家心裏都很明白，可是都不好說出來的。日本結束戰局的困難，可圖分成幾點來說：

新在經濟方面，日本是輕工業發達的國家。重工業近年來雖然發達，但在這次戰事開始時期，不過佔工業百分之十九以下。無論重輕工業，他的原料多來自國外。這是日本要打中國的動因，就是要控制中國北部的資源。不過，日本已經佔領華北之後，開發資源的資本

要他籌集。他不是一個金融資本國家，他國內已經是資本缺乏。他要仰賴英美的投資，但在他與英美對立的今日，投資是不來的。他要集中中國的土著資本，但在戰時，資本逃避到西南或海外去了。他爲了吸收外資，必須向英美在太平洋上讓步，這是很明白的。

其次，輕工業在戰時受了種種的影響。如外匯受了限制，以致原料進口量減少，而價格昂貴。又如勞動力消耗於軍事動員，及移動到重工業方面。還有海外的銷場最重要的如英屬殖民地，受了排貨的影響。日本的社會經濟因此有很大的困難發生。

在政治方面，日本佔領區的控制是很薄弱的。最近陸相板垣表示，日本對中國的政策，已踏進「長期建設」的第一步，他的口號是治安第一主義。但實際上中國民族思想的澎湃，戰區的凋敝，游擊的廣大，以及政治建設人才的逃亡，都是絕大的困難，不易克服。

在外交方面，日本爲了增加國際的呼應，必須加強德意的同盟，但是爲了收拾中國的時局，又必須與英美法接近。除了地中海上意大利牽制英國海軍以外，德意對於日本的幫助很少。反之，日本爲了支持羅馬柏林軸心，消耗兵力財力，又得罪了英美法各國，這是很不



合算的。日本在太平洋上孤立局面的打開，不是容易的事情。如不及早結束中日戰事，則日本孤立與各國對抗，在目前雖有此力，在將來確是危困萬端。

由此可知日本想要結束中日戰爭，爲了結束戰爭，他不會完全捨棄羅馬柏林，也不會完全對抗倫敦華盛頓。這要看國際形勢的發展如何。如果明興會議是成功的，則太平洋上的和平會商就會很快的到來。如果明興會議的將來還有變化，則在歐洲不安的時候，日本將更進而深入中國的內地作戰，也未可知。

總之，中國應當獨立自主以考慮中國的外交國策。如倚賴列強，則前途更是艱難。中國獨立自主的決定自己的前途，也決不像「一勞永逸」的歷史前例一樣。長期的苦鬥與苦掙，是必然的。

## 集體安全運動與遠東

——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國際周報——

近來的國際形勢，因張伯倫改變他的綏靖政策，更因羅斯福的和平電報，已在變化的途中。在有些人看來，國際的和平民主陣綫正在構成，侵略法西斯陣綫將要失敗。由此而下一個結論，以為中國既為和平民主陣綫而戰，則和平民主陣綫成就之日，即是中國最後勝利開始之時。我們希望事勢的發展是這樣的。可是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

我們自抗戰開始以來，即主張中國應走英法蘇的國際和平之路，不過我們同時警告國人說道：「英法蘇的路，只可以加強中國的形勢，以便利中國對遠東和平的恢復。英法蘇斷不會參加大戰，以打擊中國的敵人，使其一敗塗地。」在兩年的經過裏面，已證明英法蘇不參與戰爭了。從今以後，是不是他們還會參戰以打擊中國的敵人呢？

我們斷定他們仍然不至於參戰。

第一，張伯倫與羅斯福的宣言及電報在實質上不是挑戰，他們的政策始終是一面保留和平談判的大路，一面表示支持和平談判並保證和平談判的實力與決心。他們的強硬，不是爲了開仗，乃是爲了和平的談判。再詳細一點說，英國向德國表示：「你可以與波蘭以和平談判來解決你們的問題，你不要用兵侵入波蘭。你如用兵，而波蘭也不得不用兵抵抗時，英國決意幫助波蘭。」美國向德意兩國表示：「你要在一個期間內不動兵，這個期間足使各國用和平談判決來解決國際上的各種問題。」

這個政策，增加被侵略國的力量以便與侵略國談判的政策，英美對於中國早就實行了。去年七月底，某大使到了漢口，那時中國的言論界正在埋怨某國不援助中國抗戰。某大使對他的中國友人說道：

「我國這幾年來常用種種方法以增加中國的國力。中國的國力增加一分，則其與日本的談判就可以多得一分好處。我國幫助中國，是爲了中國可以與日本談判，不是爲了中

國作戰。我國的軍備比別國落後五年，我國即令要助同中國作戰，也要到三年以後。這時候還說不到。」

這段話與張伯倫及羅斯福的宣言及電報是不是一樣呢？總之，他們沒有意思幫助被侵略者作戰，他們只是制止軍事侵略，使被侵略者與侵略者之間能得到和平談判，並且是較為有利的和平談判的機會。這是我們首先要明白指出，不好用烟幕來迷惑國人的眼睛，以爲他們就會幫助中國打仗了。

第二，張伯倫與羅斯福的表示裏面，並沒有包括遠東的事件在內，這是人人共見的。他們的陣綫爲什麼不包括遠東在內呢？在有些人以爲他們要把德意打下了以後再來打日本。其實這也不盡然。日本侵略中國已經兩年，張伯倫與羅斯福從來沒有這樣強硬的警告過日本。現在他們爲了希臘，爲了西班牙，爲了羅馬亞尼和波蘭，他們便怒吼起來。這是爲什麼呢？這是因爲歐洲的現勢可以促起戰爭，這個戰爭必然把英法兩國捲入在內。如果英法捲入戰爭，則美國縱不即刻參戰，也不能袖手旁觀，至少也要施用全國的國力，一面援助英

法，一面覓取和平的途徑，正如他在第一次歐戰時期一樣。反之，中日戰事綿延兩年，並沒有把英法美等國牽入戰局的危險。所以他們對歐洲的戰雲着急，而對於遠東的軍事不着急。但是遠東的戰事雖不足以牽引他們參戰，如果歐洲的時局與遠東的局面互相牽引在一起，則他們參戰的可能性便加大了。即如美國，假如歐洲戰事起來，他可以不必參戰，只從物質上援助英法，就可以加強英法的威勢。但若日本參與歐洲的戰局，打香港，攻新加坡，侵澳洲，則美國爲了南太平洋的保持和西太平洋的爭霸，以及英法兩國的利益的保障，再加菲律賓的維護，就不得不參戰了。倘若歐戰已起，日本乘機與英法美之間訂立了不侵犯的協約，不參與歐局，不侵犯香港、新加坡，乃至於菲律賓，則美國儘可不必參戰。所以在歐洲戰雲瀰漫之時，英美的政策是要避免牽涉日本，決不隨便牽涉日本。因之，張伯倫與羅斯福的表示，沒有遠東問題在內。

第三，英美對於極權國的代表，可以有兩個不同的效果。第一是極權國不動刀兵，願意與各國和平談判各項問題。這樣一來，歐洲方面是和平談判，遠東方面一定也是和平談判。

第二是歐洲方面打了起來。假如英法對德意的戰事，得到美國蘇俄物質的援助，及最後的軍事動作，以得到勝利。他們到那時都不免精疲力竭，他們斷不能以精疲力竭之身，又進而打進太平洋。充其量，不過德意的失敗，使日本倍加孤立，使日本不得不走進第二次華府會議之門而受裁判。這仍然是和平談判。假如日本弄一個手腕，在歐戰爆發時期，與英法美成立協約，互不侵犯，則英法美勝利之日，並不就是日本失敗之時。國際政治本來變幻萬端，那時的事情更難說了。

我們始終認定中國無論在何種國際形勢表面，不要失却獨立自主的精神。中國常常要獨立自主的考慮自己的利害所在，不受一紙或兩紙的宣言的迷惑。中國不要時時想作萬人喝彩的外交，尤其不可遙對歐美的外交姿態喝彩而忘却本國原來是在遠東。在獨立自主的考慮之下，中國終必可以得救。

## 歐洲現勢與遠東

——二十八年五月九日國際週報五十三期——

本刊第五十一期集體安全運動與遠東一文，指出歐洲的「制止希特勒」運動，不會包含遠東在內。這幾天歐洲傳來的消息，英蘇兩國已經諒解不包括遠東於反侵略陣線之內。現在，我再就這一點來申論一下。

我們首先要看出的是歐洲的所謂反侵略陣線，既不完善，又不強固。不獨這不包括在內的中國不必屬望於他，就是歐洲的小國也不可以倚賴他。這是爲什麼呢？第一，英國政府的政策，雖然張伯倫自稱他已經改變了傳統的綏靖政策，其實，仍舊是綏靖政策，不過比以前，在威脅和預防的一方面特別加強。英國決定實行徵兵制度，以及加緊聯絡東歐各國，是爲了加強軍事的防備和對德國的壓力。這種防備和威壓，並不是向着打仗的方向走，和平

談判之門仍然大開。張伯倫所謂「信心一旦喪失，不易恢復，」只是說和平談判必須德國有了行動的證明始可再開。還有，即令和平談判能開，英法等國必須加強保證，不輕於相信德國的一句諾言或一紙協定。因為英政府的政策是這樣的，所以希特勒的演說，雖然一面拒絕國際會議，一面仍然大開談判之門。這樣的演說，已使緊張的歐洲局面，緩和下去了。

第二，英法與蘇俄的聯合，不獨不能十分密切，還有許多阻滯。原來，英國與蘇俄對歐洲的政策，有其衝突之點。在英國，以歐洲大陸各國之間，互相牽制，互相均衡為有利。三四年前，德國的衝突，在英國看來是有利的。德國的力量在近三四年來膨脹過大了，於是英法漸漸的聯合一致。英法兩國的政策在於安定西歐，至於德國向東歐冒險進取，而與蘇俄相牽制，相均衡，在英法並非不利。所以前些時，斯塔林在共產黨大會的演說，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希望俄德鬥爭，殊不知德國並不東進。這些話，明白表示蘇俄對英法放任德國東進而藉以安全西歐的政策的反感。在蘇俄，三四年來，標榜陣線外交；其所謂陣線外交，乃是說英法一邊而德意一邊，相互牽制，相互均衡。蘇俄於此可以求得和平與安定。去年，張伯倫屢次指出英



國決不贊助世界分爲兩個集團，就是不願意中西歐洲永遠衝突，使蘇俄坐收其利。簡言之，如果英法德意四強妥協成功，即有使蘇俄孤立而蘇德衝突尖銳化的危險，故蘇俄不願意。如果英法與德意鬥爭，則蘇俄安全，且能操縱歐局，故英國又不安心。英俄之間，過去若干年之長期間內，外交政策上有這樣的利害衝突爲背景，他們又怎樣能一日改變過來，攜手無間呢？

希特勒既破壞明興協定，使張伯倫的綏靖政策，發生一大裂痕。事到如今，英國才大聲疾呼，求取蘇俄的合作。在蘇俄看來，蘇俄如果輕易的將就英國，其中必有不可放心的種種具體的說，假如德國進取波蘭，在軍事上真能直接支持波蘭的，唯有蘇俄。英法兩國不過從德國的西境對德加以牽制。這不是德俄的鬥爭，將要纏繞而不可解嗎？蘇俄無論就立國和制度而言，或就國際利害而言，一紙協定，徒使自己陷入不可解的鬥爭漩渦，而英法坐收其利，他是不能十分願意的。所以英蘇談判不能迅速進行，並且將近成熟之時，李維諾夫以二十年和平外交的外交重臣突然去職。英俄談判是不是還能繼續發展，是十分可疑的。

第三，波蘭等國不願聯俄，是他們的國情使然。即以波蘭而論，向以周旋於德法蘇俄之間爲外交國策，德國的壓力大了，他就靠近法蘇；蘇俄的壓力大了，他就靠近德國。現在，德國的壓力已到了眉睫之間了，他不得不靠近蘇俄。然而蘇俄的影響加強，勢必使他的政治社會制度發生動搖。還有波蘭如跟英國走，英國對德的政策本是雙管齊下的，波蘭仍有與德國和平談判的餘地。波蘭如跟蘇俄走，則不免一面與德各走極端，一面蘇俄的援助除物質供給外，出兵參戰終不可靠。蘇俄與波蘭皆爲農業佔大半的國家。蘇俄所能給予的物質援助，當然不是波蘭所不甚需要的糧食等物，充其量不過去年九月蘇俄曾經許與捷克的二百架飛機之類。因之，波蘭不願接受蘇俄的援助，以致陷入戰爭的漩渦，而不能得到可以救急的援助。

如上所述，歐洲的所謂反侵略陣線，既不完密，又不鞏固。這樣的陣線即令包括中國，也不能撲滅已發的火。何況英蘇兩國已有不包括遠東在內的諒解呢？

我這看法，並不是爲了我們中國發出悲觀的論調。歐洲現下的局面，於中國並不必悲

觀。能左右歐局者爲英國，爲德國。無論英國或是德國取怎樣的強硬政策，其中必留下和平談判之門，英國決不以十面埋伏的壓迫，迫使德國挺而走險。德國也決不因英蘇等國一度高壓，即便挺而走險。至於若波蘭、羅馬尼亞等國，一樣不願陷落於戰爭的漩渦。他們的外交政策都是一面強硬，一面緩和。既不易於爆發大戰，則其影響所及，中日戰事必早達於結束之境。這是必然的事情。

最要認清的是歐洲戰事如果爆發，日本會取中立的態度。這種政策，這幾天日本內閣經過長時間討論，似已確定了。日本如參加德意軍事同盟而與英法美對立起來，很顯然是不能夠順利的解決中日問題，日本現在決定不參加任何集團，專以中國的侵略爲主。歐戰如起，他可以向英法美等國賣很大的人情，而以中國的侵略作爲交換條件。這於中國顯然不利。

反之，如歐洲局面緩和，不獨中國可以多得一些物質援助，並且英法美等國都可與日本對抗。這種對抗，固然不會發展爲戰爭，也可以在中國與日本之間解決問題的時候，加強

中國  
的  
立  
場。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十日初版

集體安全運動與遠東 一册

每册實價國幣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譯者 陶希聖

出版者 國際出版社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代售處 各大書店

# 國 際 編 譯 社 新 書

## 最近歐洲動態

每冊國幣六角

國際編譯社撰譯 本書內分：邊亂中的歐洲；法西斯國家的動向；英法蘇各國的景況等三部份。凡關於歐洲的新危局，德意發展與歐洲大戰，蘇聯外交之轉變，波蘭問題之因果，以及張伯倫政策，法國的前途……等，均有精詳之檢討。

## 日本的內幕

每冊國幣六角

國際編譯社撰譯 本書對於中日開戰以後的日本，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作有極詳盡明確之析論。讀本書後，不但對於日本的內幕實情得一大白；且對於其侵華戰爭的前途，亦可窺見其概要。

## 遠東國際形勢

每冊國幣八角

國際編譯社撰譯 自中日開戰至今，遠東形勢起了極大變化。本書即為論述最近遠東景況之專書。其中將中日戰爭之因果、演進，以及英、美、法、蘇、德、意各國對於遠東之關係影響等，均有詳確之論斷。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0511B

二  
角